



【非虚构写作】英雄树

□王明新

都说这片土地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因为大约在二百年前这里还波涛汹涌、水天相接，是滚滚而来的黄河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一寸寸将这里淤积起来，把大海变成了新的陆地。

沧海桑田，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片黄土地下覆盖着的，曾经是一碧万顷，也曾是无边苦咸，因此，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区域终年被厚厚的盐碱所覆盖。每年春天，厚厚的盐碱如霜似雪，在阳光下散发出冷冷的、炫目的光。一场接一场的春风带走了泥土中本就不多的水分，让它更加贫瘠和干渴。因此，除了芦苇、红柳等耐得干旱和盐碱的植物外，这里曾经寸草不生，更难看到一棵树。“晴天白茫茫，下雨水汪汪，鸟无枝头栖，人无树乘凉”，曾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

说这儿没有树，也许并不准确，因为有一种树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它们算不算这里的土著居民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也难以精准记录，只知道它们是最早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那就是柳树。

1975年，我有幸加入石油工人队伍的行列，成为一名石油钻井工人，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而我的前辈十年前就在这里支起了第一顶帐篷，升起了第一缕炊烟。这个叫做“东营”的地方原来只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小移民村，却被石油工人亲切地称为“基地”，因为它是胜利油田会战总指挥部所在地。当时，映入我眼帘的除了一条光秃秃的土路和一些低矮的平房外，我没看到哪怕一点点绿色。先生产后生活，那时候国家建设急需有“工业血液”之称的石油，石油工人一个会战接着一个会战，根本无暇绿化自己的家园。但我还是看到了几棵老柳树，它们躲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树干弯曲，枝叶稀疏，老态龙钟，它们脚下是一条几乎深不见底的水沟。显然，它们很早就开始了在这里的守望。

我所工作的钻井队在距东营近百公里的一个小镇，叫孤岛，隶属于山东省垦利县。一条叫做神仙沟的小河穿城而过，这条小河曾是黄河入海的最早通道之一，因此，有大量的黄河泥沙在两岸淤积，促进了这座小镇的发育，同时，也让这里大片的盐碱被厚厚的黄河泥沙所覆盖，成就了黄河口一片少有的沃土。钻井队用简易房围成的小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芦苇荡。钻井队因条件所限，平时除了土豆、大白菜外，一年四季也难得吃到点新鲜蔬菜。那年初夏，

几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过后，休班的时候，师傅们把我带进了一片浓阴遮地的树林，他们脱下头上的铝盔，把从树干上摘下的一只只大蘑菇放进去，回到钻井队，把蘑菇倒进水桶，从食堂要来几个干辣椒与野蘑菇一起煮，煮出一桶香气四溢的野味。这是我第二次在这片土地上看到树，依然是柳树。

从我所在钻井队的孤岛镇往东，大约几十公里就到了孤东。我踏上这片土地的十年后，孤东油田被发现。1986年孤东会战打响，在井架林立间，钻机轰鸣声中，一棵独自耸立在茫茫海滩上的树，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这还是一棵柳树。根据树干的粗细，人们判断它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树龄。神奇的是，这棵树的种子从哪里而来？大风刮来的？鸟儿衔来的？海潮冲上来的？人们不得而知。而它又怎样抵御了一场场风暴，抗击了一次次潮袭？日晒、水淹、干旱、寂寞，都无法让它屈服，它在这里顽强地扎下了根，并生存下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自己的家园当然要不断美化、绿化，我们最早选择的树种依然是柳树。通过一年又一年的努力，东营的街道两旁出现了成行的柳树。在城市的湖畔、小河旁，柳树供人欣赏，供人纳凉，供人休憩，柳树下更是情侣窃窃私语的好地方。但在这里，柳树与风月无关，它们必须坚韧，必须强悍，它们一棵棵都活成了英雄，也必须活成英雄。不然，它们就无法在这里生存。后来，石油工人通过给树坑换土、用石子隔碱等办法，终于让越来越多的树种在黄河入海口安了家。法桐、白蜡、苦楝子、紫叶李、樱花、合欢、石榴、木槿、桃、枣、梨、杏……难以一一细数。

柳树除了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外，它们繁育后代的能力更是别的树种难以企及。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柳树都会生出柳絮，也就是柳树的种子，柳絮成熟后随风飘飞，也把自己的后代送往四面八方，甚至漂洋过海，飘向更远的地方。由此，我又想起了海滩上那棵孤零零的老柳树，它也许就是随着黄河水从祖国的大西北一路穿峡过谷，千里迢迢到达这里的。之后，生根、发芽，在海滩上长出一蓬挺拔而高大的绿色，它是何等的顽强，何等的坚韧，何等的的神奇，何等的伟大！它在寸草不生的贫瘠土地上扎根，迎着海风海潮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与从克拉玛依到辽阔的松嫩平原再到渤海湾畔一路披荆斩棘走来的石油工人何等相似。

请让我弯下腰向这棵英雄的树致敬。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舒平

“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堪比朝霞鲜”“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鸫鸟飞”“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木棉花盛开的时节，我去花城看木棉花，也看“老顽童”黄永玉画展，展名便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也可以说是“如此自在，如此斑斓”。

画展里，没有红红火火的木棉花，画的多是小小的茉莉花、水仙花、玉簪花，我最喜欢黄永玉画的水仙花，在丁酉春日《水仙图》、乙亥年正月初一写生《水仙图》、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始作的《年年水仙》几幅作品前，流连忘返。黄永玉说：“美，很易消逝，艺术的使命是挽留。”那么，如何挽留艺术家？如何挽留芸芸众生？

“老朋友没有忘记我，年年都从闽南寄水仙来，为何不书写姓名？连回个信道谢的机会都不给。”这是丁酉春日《水仙图》的题记，纸本之上，绿与白，花与叶，浑然天成，春意盎然，让人一见欢喜。

在见真迹之前，我多次在画册上看过这幅名作，模糊地以为只是一幅神来之笔的水仙画，却原来另有一段漫长的人生故事，细读之下，油然而生出又欣慰又惆怅的情绪来。纸短情长，朋友的赠花之谊如此深厚，黄永玉的回馈又何尝逊色？我能想到与之媲美的，是另一段佳话，“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画，这诗，哪里是投桃报李？这是报之以一整个春天、一整个诗情画意的人生，做诗人、画家的朋友真是好福气啊！

【四季零墨】

如此漫长，如此浓郁



从白云机场飞回遥墙机场，漫天晚霞，云雾翻涌，我一路的思绪也好似这天上的云霞，层层叠叠，飘飘荡荡，总有什么在牵扯着我的思绪。花城的春天，比济南的春天要来得早许多，我满脑子的木棉花、鲜绿的榕树、热闹的舞狮队，当然，还有以“90后”自居的“老顽童”黄永玉和他的《水仙图》，画这些生机勃勃的名画时，黄永玉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可是，他的画那么鲜活年轻，充满了新生的力量。

我还非常喜欢他的另一幅画《开口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

花须插满头归”，是他画于戊戌年中秋，画一轮皓月当头照，一位白须红袍老人衣袂飘飘，执一杆轻杖，白发插满缤纷菊花，意态闲适。黄永玉给人的印象也大抵如此，活泼泼、笑咪咪，洒脱不羁。

不由自主地，由黄永玉老先生想起身边的另一位老爷子，也总是乐呵呵、笑咪咪的，可亲可爱。老爷子活到九十多岁，总是背着一架小相机，满泉城跑着拍照，再自己掏钱洗出来，有滋有味地分享给我们看。老爷子的另一大爱好，是收藏书籍，他的卧室、书房，满满当当都是书，有许多是已经买不到的珍贵古籍书。

每年春节去他家拜访，老爷子都如遇知音，兴致勃勃地拿出许多好书，我很惊讶于他的思维敏捷，记忆力更是好得惊人，历史、文学、地理、哲学，洋洋洒洒，信手拈来，谈笑自若。我真羡慕这样的老人，活了一辈子，的确确像醇香的酒，他不醉，让你沉醉。惆怅的是，他们这些老神仙三三两两地，就这样地走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小时候一直在出产水仙的闽南来来往往，留下与其相关的情感牵系印象，几十年就靠水仙提醒，时光倏忽，人世渺茫，眼看百年很快到来，真觉得有点好笑和残忍。”黄永玉是画家，也是文学家，他的画打动人，他的文字一样戳中人心。

美，如此易逝；水仙花，如此易逝；春天，春光，青春，生命，无不如此易逝；我又拿什么去挽留？我手上有一本泛黄老旧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4月第1版，定价0.84元，便宜得不可思议，但我每次拿在手上都小心翼翼，这是老爷子馈赠的珍贵藏书，现在市面上已经绝版了，我看见这本小书，就好像看见老爷子的音容笑貌。诸如此类，那些远去的人、那些我们思念的人，借此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里。

济南的春天到底如约而至了，来得晚，有时候走得还早，明媚春光更加弥足珍贵，一出太阳，满城的人好像都跑到了太阳底下，晒着暖暖的阳光，赏梅花、玉兰花、杏花、樱花、桃花，水仙花早开过了，不过，没关系，明年所有的花还会再开一遍，“十万狂花如梦寐”，多么盛大澎湃，又见春天，希望就永远都在。

我惧怕失去，但也明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流、时光、人，都奔流不息。2000年的时候，黄永玉写过一段话，“当我们迈开新千年第一步的时候，要更有学识、要更思考、要更宽容、要更坚毅、要更快乐、要更健康地活下去。”

就比如，我买不起黄永玉的画，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他的书，是一样使人快乐的事，人的一生多的是这样的妥协与自得其乐，多的是这样的挽留与珍藏，窗外春光明媚，鸟鸣啾啾，孩子们上体育课的奔跑呼喊声此起彼伏，竟然比黄永玉的画更叫人怦然心动。

“听我的：洞中方七日，世上一星期！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听黄永玉的，听自己的，这大好的春光，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